

皮肤底下总住着两个爱情，一个是得不到，一个是已失去。

抱着怀里面目模糊的已失去，想着胸口驱赶不走的得不到。

不如快乐慰藉，用两个人的寂寞，去抵抗一个人的孤单。

得不到，已失去

Bygones & Never Ever

菊开那夜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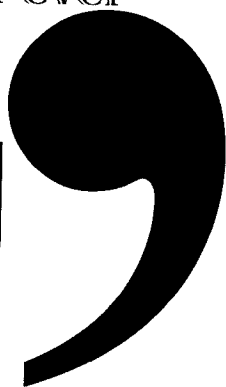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家出版社

by gones & never ever

得不到

已失去



菊开那夜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得不到, 已失去/菊开那夜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05.9

ISBN 7-5063-3407-0

I. 得… II. 菊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4585 号

得不到, 已失去

作者: 菊开那夜

摄影: 菊开那夜

策划: 丹 飞

责任编辑: 启 天

封面设计: 李超雄 黄万珊

插页设计: 艾 格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20 千

印张: 9

插页: 12

印数: 001-20000

版次: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407-0

定价: 1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Contents

小关.....	1
再吃一颗糖	20
在劫难逃	31
轰然老去.....	110
我失去了右手失去了你.....	133
惘然记.....	161
怎样让所爱的人幸福呢.....	198
得不到,已失去	216
只愿为你跳着舞.....	245
偶遇的缘分都欠奉.....	262

小 关

是的,有时候我遇见你,有时候我只能遇到我自己。

这是一幢旧式公寓,我已经在这里住了足有两年,而你,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。对门传来嬉笑声,我一怔,开出一条缝,看到许多人,以及你,还有你脸上温柔的笑。

我回到电脑前,握住那杯冰冷的咖啡,和九九说话。九九是个大三的女孩,她在贵州,从她的描述中我知道她定然有着姣好的面容,以至于生活中最大的困扰竟然是怎样拒绝男人。

我对于陌生人都心怀戒备,所以你第一次来敲我的门向我借盐时我摇头了。你有些讪讪地退回去,我看着

你轻轻关上门，暗自思量你会不会吃一顿寡淡无味的菜肴。

阿劣打来电话说想和我见面。我和阿劣曾经见过一次，只有一次，穷极无聊的疯狂。那天我有足够理由发疯，为什么不呢，我穿着拖鞋跑出去，失魂落魄地出现在阿劣的面前。他有些手足无措。一个游戏，我对他说。

阿劣比我想象的要好看，穿着大大的毛衣，阿劣也是一个人住。这个城市光怪陆离，寂寞的人各自为战，有时候，比如像我和阿劣一样，在网上突然发现身在同一城市，于是生出了彼此打发的念头。阿劣说请你喝酒好吗，我说不好，很不好。

关于阿劣其实没什么可说的，一个生动而年轻的身体，我们给过对方乏善可陈的温暖。欲望，没有欲望，我冷静而沉默，他则有些怯然慌张。窗外的天是暗的，天是你想要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暗。阿劣的影子在墙上此起彼伏，就像皮影戏，当阿劣急剧的喘息过后，我轻声说今年没有下过雪呢。阿劣也许没有听见，他一动不动，嘴贴在我的脖子里。我推开他，裸身走到卫生间里，阿劣的卫生间很小，有一种陈旧而恶心的气味，墙上的瓷砖残缺不

全，隐约还看得见曾经光鲜的淡绿色花纹。

我走出去，忽然发现地板是木质的，木质的东西让我有一种久违的温暖。是的，我跳起了恰恰，在黑暗的房间里我华丽的舞步如同鬼魅。

阿劣借着卫生间昏黄的灯光看到我举起双臂款摆腰肢轻移脚步，他低呼一声，跳起来抱住我的身体。身体是多么能够知道彼此的心意，凹凸有致越缠越紧，我俯下身一路吻下去，在可耻的逢迎里我想起了 1994 年他的面容。

在落地玻璃前，他从身后搂着我，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的眼睛湿润一片。临近除夕，他说我们要有很久不能见面。我不答应，我性格中有着蛮横的激烈。

他的家门朝南，起先是朝北的，他不喜欢，硬生生的封掉了，前面开阔出另一片天地，他请人砌了高高的围墙，墙外辟出了菜园，墙内修筑了小屋，那个小屋里放满了他喜欢的书，有时候他在里面练习书法。我喜欢看他专心致志的样子，这时候的静谧让我觉得温暖是可能存在的。他骑车带我去学校，我乖乖地坐着，在他背上凌空写字，先是他的名字，那样平淡无奇的名字，然后写我喜

欢你，自己笑了，垂下手。

他是我的老师，年轻高大，自负冷漠，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凶狠地骂人，笑的时候有些鄙夷，似乎我们都是无知的孩子。可还是有许多人喜欢他，看他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字，看他踱来踱去的样子。

后来，在很久后，我和他在另一座城市里，满街都是无关紧要的人，我站在旅馆的窗前看楼下行人如织，他叫我过去，我过去了。

躺下来承受他的身体，感觉他的欲望慢慢沸腾，我无动于衷地探出头看电视节目。他急切地煽动我潜伏的热烈，我看电视的间隙天真无邪地朝他笑，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。在他现出痛苦表情时，我问他，老师，我们去哪吃饭？他揪住我凌乱的衣服，把额头抵在我的胸前，凉凉的汗水贴住一小片肌肤，我开始对他说，我喜欢吃叉烧，蕃茄炒蛋，还有冰淇淋。

我絮絮叨叨地说，他没有回应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暧昧的室内一下下清亮地绽放，他终于翻身而下。10分钟后我们下楼去，总台的小姐警惕地盯着我和他。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，猛然回头对总台小姐温柔地微笑，她

立即调整面部表情，在她慌乱的一刻我拉住他的手。

那晚我点了很多菜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他一边抽着红南京一边凝视我，我没有与他四目对视，其实他也明白我在想什么，他的伎俩我的算盘，各执一词互不妥协。

寂寞向来是最好的借口，我找不出更高尚的理由。

在给他打电话时，他说正在做饭。我剧烈地笑起来，他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这样的无礼，是的，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丈夫，妻子风韵犹存，儿子活泼可爱，他经历了30年的坎坷得来如今的安稳，没有什么比维持更重要。

可是我笑了，收不回来。

这埋下了芥蒂，此后分别随着我的升学而变得合情合理，他说会来看你，我把杂志掩住脸，不打算让这段故事还有土壤。坐在他家的沙发上，他把皮质沙发换成了木质，漂亮的陌生。他的身体在下午昏昏欲睡的阳光里伤感而疲倦，我们抱在一起，听时钟滴答行走，听未曾关紧的水龙头滴答浪费，听他的心不徐不急，以及我的心，我有一些卑劣的欢喜。

我想我一定会忘记有关他的种种。

我在A大是一个乖僻的女子，洗衣服的时候放声歌

唱，全然不顾别人探寻的目光。我很晚才睡，站在走廊里翻看太平天国的野史，我喜欢杨秀清，尽管书上说他后来只有一只眼睛，俗称独眼龙。

阿潘不喜欢看书，她喜欢吃徐锦记的糖果，总是坐在阳光下剥开鲜艳糖纸，有时会不经我同意把糖塞进我的嘴里。

阿潘有个交往了很久的男友，她睡在我身边描述他的长发和身体，虽然他总是举而不坚，但每10次还是会有一次成功，想想国父革命的次数，就不会觉得很过分。阿潘说，看着他每次急吼吼又一泄千里的样子，会觉得人生很戏剧。

阿潘有一双十指纤纤白玉般温润的手，阿潘在被窝里把手放在我的腹部，低声说，就是这双手，懂得他，也懂得你。宿舍里黑暗一片，均匀而甜蜜的呼吸声里，我沉溺于阿潘的细致入微，我咬住嘴唇，以及阿潘的几缕秀发。

有一次和阿潘去洗澡，她在满室白晃晃的身体里突然哭了，站在水龙头底下，微微仰起头，闭着眼睛。她以为眼泪和水混淆，可以掩饰得毫无破绽。我默默看着，不去惊扰她突如其来的悲伤。

阿潘,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相爱呢。

在阶梯教室上课时遇见阿潘的男友,他坐到我身边来。我是无论任何场合都躲在角落里的女子,离老师有十万八千里。

他问我阿潘在哪,我摇头。他朝我笑,当老师舌灿莲花时,这个男人朝我发出某种暗示,我静静地等他下一步。果然,他说会算命,握我的手仔细摩挲。我斜睨他一眼,他稳稳地接住了眼风。

众目睽睽之下,他能够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,已经十分的色胆包天。我开始怀疑阿潘的说法,我不相信这个有着修长双腿的男人会色厉内荏,想到这个成语的歪解,我笑出声。所有的人都齐齐看过来,包括唾沫横飞的老师。

他的手若无其事地缩回去,那些看客反而现出傻傻的表情。

随他去公寓的时候我很坦然,借口是去看一张碟。他租的公寓在郊外,附近有新鲜的果园和我喜欢的天然湖泊。

我站在阳台上俯瞰无边风光,他蹲在地上找那张所

谓的艺术片，他叫我的名字，声音有些激动，我转过身，倚在门口凝视他。

是否这样可以分担阿潘的悲伤呢？在一分钟小说后，我缓缓地想。而身上的他若无其事地爬起，继续翻找那张碟。那是张永远不会遇见的碟。

阿潘对此一无所知。一个玩笑反复地讲，会演变成悲哀。

有关阿潘的消失，令人心悸，许多次午夜梦回，我都会手脚冰凉，缩成一团。

她们向我转述时，我不能相信。她们一个在哭，一个在发抖，两个都即将崩溃。之后两个女孩一个休学，一个退学，离开了这个城市。

没有人知道阿潘在哪里，永远不会有。目击者受了巨大的惊吓久久不能复原，而阿潘呢，她的命运注定不得善终。

阿潘的男友来找过我，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语不发，吃完了他把筷子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，问我阿潘会不会有事。

他，快要哭出来。

我不许他哭，坐到他身边去，揽住他的肩，在明亮的食堂里，他还是哭了。

阿潘你会在哪里呢。你和她门一起在夜街上走，寂静的街，你走在路的最右面，笑声如铃，一辆卡车从后面慢慢开过来，然后伸出一双手，快速地拽走了你。卡车加速，转瞬即逝。另外两个女孩被突如其来的变故骇住了，醒过来时你已经消失。

她们发了疯的奔跑，不知道是想追上去找回你，还是害怕自己也和你一样，所以惊吓之下只懂得逃跑。

报警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。那些天校园里一直在流传关于你的下文，种种种种，都直指死亡。

你的男友哭得像个孩子，他说宁可你死去，也不要堕落。

有时候我哭了，想请你抱抱我。

这些音乐声由什么组成，在我的耳边诉说一双眼睛的凝望。怎样能靠近你呢，亲爱，在我爱上你的时候，我变得脆弱，而这是我所厌倦的一种感伤。

席地而坐。我们一起打扑克牌，你总是输给我，我很容易就算出你故意这样做。我看着你唇边柔和的笑意，

竟然想哭泣。午后的阳光铺了一地，楼下有小孩子踢球时快乐的叫喊声。窗子里是一片整整齐齐的天蓝色，如同一幅明净的画面。

我问你是否想吃点什么；你想了一会，腿跪着向我挪近，揽我入怀，吃豆腐吧，如果可以的话。

我不知道是什么歌，高高低低，反反复复，打开九九给我的那个网址，这首歌就如魔咒一样慑服着我。

闭上眼睛，听你的手指随着音符缓缓游移，是柳绿，是春红，是一路看不尽的白云，拂不去的轻风，流水淙淙，深深浅浅，你的身体温和覆盖，一如夜色。

那些音符就像破碎的星辰，一点点敲打着我未曾褪色的伤感。我不能睁开眼，泪水就在封闭中静静死亡。亲爱的，我想对你说很多，可是，我只字不提。

犹然记得第二次我们见面，在小区外的小店里，你一边吃汤圆一边看报纸，室内很拥挤，我犹豫片刻，依着你坐下。

报纸上触目惊心的写着，杀人恶魔潜逃入苏。我一惊，凑近些看，你觉察到了，把报纸递给我，表情和善。

我吃的是小馄饨，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吃这里的小馄

饨，馅是一点点的肉末，皮则薄如蝉翼，仿佛入口即化。

我把调羹在碗里慢慢地搅，你问我附近是否有租碟片的店，我说有，吃完后可以带你去。你说谢谢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，谢谢是一个话题的结束。

沉默着低下头去，精细地一口一口吮吸我的小馄饨。真的必须用吮吸这种词语才可以说清小馄饨的娇弱与单薄，透明地浮在水面，一片片，展开如莲。

店里有许多人大声说笑，另一张桌子的客人在喝啤酒，他们的喧哗把你更紧密地推向我。我的视线不敢再落于报纸的黑色标题上，虽然这些报纸朝生暮死，可它让我心生寒意。亲爱，也许我神经质了，但另一个念头几乎让我崩溃，我想到5年前阿潘于相同日期离奇失踪。世界这样莫测，如何相抵？

我往回家的路走，转弯，上楼，取钥匙。进门你都没有任何异议，或者疑问，似乎早就知道我会带你来这里。我迟迟没有开灯，当你的手围于我的腰，久违的暖意，乍然复萌。

我搂住你脖子时哑然失笑，5年前我像你一样，明知不会遇见想看的碟片。借口，原来可以一再重复，并且

百试不爽。

不能遇见。

天已经完全黑了，你不喜欢开灯，我们彼此陌生却凹凸有致，天衣无缝，细细密密得吻合成至死缠绵。

你的呼吸近在耳边，长长短短，喘息盛开于冰冷的空气里，沸腾，明灭，万念俱灰。

阿劣一直希望再度相见，他在网上不断地呼唤我，像一个永不停止的陀螺。苏州下雪的那一天，我换掉了QQ号码，过去的朋友中只和九九依然来往。

在交友网上看到九九时，心一下提到嗓子，她和阿潘惊人的酷似。我有一些纠缠九九，起先她甚至以为我是同性恋，不过她不介意，每个人都希望有人对自己好，多多益善。

我安静而宽容地听九九说一些生活中的繁琐细节，她说不喜欢食堂里的青菜，不喜欢小店里那个牌子的花生，不喜欢舞厅10点关门，不喜欢洗手间昏暗的灯光。

她上课时发现课桌里有来历不明的情书，对于某时某地不见不散的约会她一概不理。她有喜欢的人，和她同一年级，功课不是太好，笑起来很清爽。

九九是快乐的,这样年轻的生命自然如意吉祥。九九的男友和她同岁,他们在一个明媚的日子于树林深处初涉禁地,初尝身体的纠缠。九九说她看到周围的暗绿,以及男友乌黑的头发。

九九一般只在周末上网,她比较喜欢给我打电话。我总是身体僵硬地接她电话,听她的恰恰莺啼。九九有一次叫她男友对我说话,一阵推搪后响起一个略微紧张的声音,我把话筒贴在耳边,我问他,你,还好吗?

他在那端笑,我的心安下来,抬头看天花板上的镂刻花纹,那是一种漩涡式的图案,凝视久了,会觉得自己正一丝丝绕进去,失掉了身体,只剩下灵魂在缓缓行走,一一作别。

我垂下头,你捧起我的脸,一张没有化妆,苍白而萎谢的脸,五官素淡隐约,不动声色也无笑意。

如果我走了,你会不会流泪。如果你走了,我不会。

你是最后的笙歌,一个收尾,仿佛书法时长长的一捺,锋利,然而已经不能刺伤我。

我困在这个茧里渐渐蜷成一团,锦衣夜行,独自徘徊于忠平南路,把这条路温习千万遍,怀念他的样子。